

000504

808235

飞欢雀云



四川民族出版社

000504

808235

云雀欢飞

凉山文艺社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000504

责任编辑：刘 平

封面设计：易 燕

云雀欢飞

凉山文艺社 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60 千

1982 年 7 月第一版

198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00 册

书号：M10140·61

定价：0.67 元

编 者 的 话

今年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建州三十周年。

对凉山彝族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缚在奴隶们脖子上的铁锁链被砸断了，处于牛马地位的奴隶获得了人身自由；完成了由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干部队伍成长起来了，有了第一代本民族的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作家……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这本书就是为纪念凉山彝族自治州建州三十周年而编的。收入本书的二十五篇小说、散文，有不少就是出自这些奴隶后代之手。他们以生动的笔触，朴素的语言，真挚的感情，塑造了凉山地区各个时期不同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形象，歌颂了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民族团结的巨大生命力，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以及新的道德风尚，新的思想品质，从而再现了生活的真实，读后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与教育。

一九八二年二月

目 录

小 说

我和“小云雀”	3
马赫买马	14
谷额深情	22
荞花红了	43
白云寨	63
牧羊女	86
道 喜	101
阿嘉春秋	120
带泪的索玛	137

散 文

彝山明子	151
大凉山的窗口	155
马湖秀色	162
溢蜜的黄昏	166
此物最相思	173
花三题	179
妞妞的歌	186
小凉山随笔	200
泥土里长出的葫芦笙	213
深山狩猎人	219
妞妞和她的月琴	226
牛角号	234
阿扎蚩底得	242
姊妹俩	246
小凉山上的明珠	254
木叶声声	259

小 说

我和“小云雀”

我们彝家男女青年婚前的一件大事就是看对象。

彝家青年看对象不象银幕上那些恋人海边漫游、林间幽会……那样麻烦。特别是废除父母包办的旧婚姻制度以后，看个对象更显得方便：只要有位能说会道的媒人把小伙子领到女家院门边的白杨树旁，让双方对上一眼，事情就成了。但相互对眼这一霎那，可成了关键，双方都特别留神。当小伙子来到白杨树下，姑娘就从院内拉开门扇走出，装作打柴的样子，肩搭绳索手拿柴刀，满面绯红地提起裙边，低着头咚咚咚地从小伙子的面前闪身而去。如果眼光迟缓，二天对回一个歪鼻斜眼的，那才后悔哩！

我这个曾被学校开除过的、生得笨拙的大队兽医员，从来没有和媒人攀过亲，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哪点值得姑娘爱。在校的时候，一位外号叫“小云雀”的活泼阿妹还把我叫做“憨包大哥”哩！

我被学校开除后，回到山乡，领导不嫌弃我，把我安排在大队牧场搞配种工作。几年来，我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原校给我寄来所谓“开除”平反书以后不久，我成

功地培育了一种毛质优良的绵羊种，受到州报的表扬，并且荣幸地出席了县的人代会。

不久，我在报上看到云雀山牧场的青年女畜医海乃瑛各嫫也培育出一种半细毛优质绵羊种的消息。为了向她学习，我背起炒面，翻了一天半的大山路，到云雀山乡去找海乃瑛各嫫取经。

来到所要走访的主人家，我正同海乃瑛各嫫的父亲海乃扒梯寒暄，海乃瑛各嫫突然回来啦！当她挎着十字包出现在门边的时候，我不禁兴奋地喊出声来：“小云雀！”

……四年前，海乃瑛各嫫和我都是州农校畜医班的同学。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的那天晚上，校团支部举行了联欢晚会，来自山乡的男女同学们在会上演唱了优美动听的山歌。晚会快结束时，坐在前排的一位瘦小阿妹，被一个嘻嘻哈哈的大姐姐推上了舞台。那个乡土气息浓郁的阿妹红着小脸蛋儿，清了一下小嗓子，开始唱起来了：

阿……咪……

布谷爱在春天唱，

云雀爱在云里唱，

彝家多情的姐妹哟，

要在牧羊坡上唱哎。

……

从此，“小云雀”这个惹人逗爱的称呼，代替了歌手阿

妹的名字。

“小云雀”不单生有一副脆亮圆润的嗓子，学习上也不错，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更值得称道的，是她并不以为自己的成绩好就闲在一边弹口弦。在寻求发展山乡牧业知识的道路上，“小云雀”从没放弃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当她知道我的成绩在班上不比她差，这个“小云雀”啊，只要一有空，便缠住我这个“憨大哥”不放。我先是讨厌她，因为她一说话就叽叽喳喳，跟云雀一样，没完没了。我说：

“阿波波，小云雀，你问得真多！弄不好你还会问我：星星是用什么东西拴在天上的吧？”俏皮快乐的“小云雀”，她才不管我那一套哩，依旧缠住不放。慢慢地，我敬佩她、喜欢她了。嘴里虽然没有说，可心里头在想：“……唔，小小的年纪，真不错！如果千里凉山多出这样几百个阿妹，那么，彝乡未来的牛群不就胜过天上的星星吗！”到后来，哪怕有个再热闹的场面，只要缺了好唱的“小云雀”，就象百花盛开的季节少了一只催春的布谷。

有一天，“小云雀”接到家里一封来信，说是家里喂了九只私有羊的父亲，被抓进公社“批资堵路”学习班去“割尾巴”去了，无人照管屋里，要她马上退学回家。

去送“小云雀”的那天，当班车呜呜启动的时候，她流下了热泪，直向我招手告别。

我回到寝室，往床上一躺，不顾身处什么天地，气忿忿地倒出了心中的不满：“哼，割尾巴割尾巴，割吧，把大小凉山的山树草木、庄稼牲畜统统都割掉，过它个春花不开

鸟不唱的干巴巴社会主义才痛快哩！”但不知咋的，我这番言论，并未引起同寝室的五七共产主义大学生的反对。好象大家都有同感似的，他们都默默地搔着渐渐垂下的脑壳。谁知，竟有一个同学悄悄跑去告了状。没等几天，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回家以后，听说逃避批斗的“小云雀”一家，连搬了好几处的家，人们也不知她住在哪匹山上去了。……

“木呷哥，是哪匹山上的大风把你给吹来的？”兴奋的“小云雀”一抬眼就认出了我。她边向父亲介绍说我是她的同学，边将手中的十字包挂到土墙上。几年不见，她长得更加丰满了。见到我，她显得有些羞涩和拘束，但她那轻捷利落的一举一动，和那露珠般的笑眸，不知蕴藏着多少欢喜呵。胸前那串鲜红的珠珠以及总是闪着笑意的朴实面庞，好象默默地对我这个“憨大哥”说：离校回家后的风风雨雨，把你的小云雀的翅膀磨练得更坚强了……

“喂，原来这海乃瑛各嫫，就是你小云雀哟！”

“可不是，那次的晚会后，大家都这样叫，后来，我也顺口答应了。”海乃瑛各嫫边答边拢拢百褶裙，坐在锅庄边，利利落落直往火塘里加柴。闲谈一阵，她便向我介绍起培育半细毛优质绵羊种的经过来。

她的父亲是个胆小的人，“小云雀”同我交谈的时候，他总是眨着小小的眼睛，似乎害怕她牙缝里漏出一句还有可能再被别人抓去“割尾巴”的字眼来。看见女儿在生人面前那样爽朗随便，他闷不住了：“你看你这丫女儿！嘿嘿，

小伙子呵，你看你这同学，进了两年的学校，回来就象一只云雀，学野了！”

“阿叔，这怎么能说野呢？”我笑着说，“今天的青年人，都该象只云雀一样欢乐呀。你这个承包畜牧的老莫苏（老大爷），身边有这么一只欢乐的云雀，你还不高兴吗？”海乃瑛各嫫羞涩地低下了头，咬着嘴唇微笑着。

“嘿，说实在的……”旁边的父亲开始大方起来了，“这两年，我这小云雀干得不错呵……”又兴奋而神秘地告诉我，“有人还准备当媒人，要我的海乃瑛各嫫嫁给公社武装部的拉马部长。快啦！不久就要喝定婚酒了。”“小云雀”的脸浮上了阴云。可是，父亲还是一个劲地朝我摆谈，“我这个当阿爸的不把女儿的同学当外人。说实在的，象拉马部长这样有权有钱的女婿，打起火把也难找呵！”

“你正好没老伴儿，替我去嫁拉马好了！”女儿这句冷冰冰的话使面长眼小的父亲很扫兴，一时象只被人喂了海椒的干猴，耸起紧蹙的额头，哭笑不得，尴尬极了。

海乃瑛各嫫又朝火塘里加了一把干松枝，支上铁锅，舀上水，便从漆着花纹的玲珑小柜里，取出三瓶“邛崃”糯酒递给父亲，示意快为稀客斟美酒。看着搔了搔后颈，愁着脸给我斟酒的父亲，海乃瑛各嫫朝我悄悄扮了个“鬼脸”，便笑起来眉眼背过身去，拿起木柜上的大簸箕，倒进些白生生的甜荞面，然后拢拢裙儿蹲下，卷起衣袖，灵巧地揉捏起荞粑来。

祖传的礼仪不允许我在老人面前老是盯着海乃瑛各嫫。无可奈何，我只好默默地在心上喊道：“小云雀呵小

云雀，三年多没见面了，你还是那样的欢乐！你可知道，和你一道学习过的人，多想还你一个‘鬼脸’呵！”可是，一想到海乃瑛各嫫将要成为别人锅庄边上的刷锅妹，我心里那个味道，“小云雀”是不会知道的。

外山的兄弟常常开玩笑说：彝家儿郎见酒不要命。这话一点也不假。酒杯一端，咽下几口，海乃老人的心扉逐渐发热起来，只不过一袋兰花烟的时间，他就挥拳晃脑，舌根结巴，话不成句了。他醉倒了，昏昏沉沉地倒在锅庄旁边。我遵照海乃瑛各嫫的旨意，把老人背进竹楼里去了。

我去睡觉的时候，海乃瑛各嫫从床上抱起自己那床雀鸟飞翔的花被递到我面前。

“小云雀，我盖自己的查尔瓦（毛织披毡）就够暖和的了。”

“木呷哥，我知道这上面有我的污垢味你不喜欢盖……”

“不不不，我喜欢盖，我喜欢盖！”我急忙接过对方的花被，不好意思地爬进了竹楼。

月光从瓦板房的缝隙里钻进来，催我快睡。可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一闭上眼，花被上面那股女性特有的叫不出名的香味又把我的眼皮拨开了，而且，心儿老是莫名其妙地跳上跳下的。我问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答不出，也许，这就是作家在书上所说的那种爱情吧。

我想到外头去透透风。掀开被盖刚走下楼梯，海乃瑛各嫫答腔了：“去看外（解便）的吧，我来喊住狗！”接着，

黑暗中传来海乃瑛各嫫整理珠珠的碰擦声。

来到寨子旁边的那棵白杨树下，我面朝清爽的山风，双手托腮，舒舒畅畅地观赏起山乡的夜景来。看着看着，我好象看到美丽的海乃瑛各嫫身背红十字包，拨弹小口弦，赶着满山洁白的羊群朝我走来……忽然，拉马部长从树林里闪了出来，紧紧搂抱住她。

“你要干什么？我是沙马木呷的人！”海乃瑛各嫫愤愤地将拉马部长一推，拉马部长几个踉跄，跌进云纱飘游的深渊。我不禁发出了欢笑……

“你在笑什么？”一个亲昵的声音这样问道。我回头一看，原来，窃窃窈窕的海乃瑛各嫫站在我的身后。

“我……呵，这清爽的夜景美得使人想发笑。”我没有吐露刚才的幻觉，这样向她撒了个谎。

“撒谎！”海乃瑛各嫫说着，亲昵地坐在我身边了。

我很不自然地问道：“你怎么来了？不怕屋头的阿爸说闲话？”

“阿爸呀，哼，他醉了，正在酒梦里飞游哩！”

“小云雀，你看这样多不好！”

“有啥不好，你怕自己心爱的媳嫫（妻子）责骂你吗？！”显然，她不是在开玩笑，而是试探我的情况。我苦笑着回答：“小云雀，你说到哪匹山去了，我的媳嫫还不知在哪块彩云上面啃吃仙竹叶叶哩！”

“真的？！”

“男子汉哪能说假呢？！”我朝她摊开了巴掌。

这下，海乃瑛各嫫显得有些温柔了，她不自在地捧起垂在胸前的珠珠，含在嘴边羞涩地咬着，好象她要从珠粒中嚼出我心底的奥秘。

月儿走出云帐，明朗多了。秋虫高兴极了，轻轻地鸣唱起来。海乃瑛各嫫谈起她离校后的变化，当她讲到云雀山上美好的牧场建设规划时，朴实的笑脸真象一朵花。……

“木呷哥，自从州报登出你培育优质绵羊种获得成功的消息，我多高兴啊！说真的，如果有双翅膀的话，我早就飞到你那边去了。”

“我的心也和你一样……”我激动地说，“回来以后，听说你这只小云雀，今天在这匹山，明天又飞往别的山，真是骑着彩云追也寻不着呵！”

“嗯，这下人家不是坐在你的身旁了吗？为什么不追了哩？”含笑的海乃瑛各嫫说着，又娇滴滴地补了一句“真是个好大哥”，便扑进我的怀里。我被她的温情陶醉了，但我很快又克制了：我不应该这样，鼻扁脑大的我，身上没有哪点值得她爱。于是，我轻轻扶起了怀中的海乃瑛各嫫：“小云雀，你应该顺从自己的阿爸，去爱拉马部长！……”

说起阿爸要她去嫁拉马部长的事，海乃瑛各嫫的鼻子一酸，伤心地向我诉说起事情的经过。原来，拉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三十多岁的人了。他失去妻子，大家都很关心他，有的还为他做媒，为他再婚的事儿四处找对象。有个为拉马做媒的人对她父亲说，海乃瑛各嫫嫁给拉马部长，既符合新婚姻法，又找到一棵靠背的大白杨树，二天阶级

斗争一恢复，带枪的女婿绝不会来割他的‘尾巴’哩。老人听了很中意，便背着女儿答应把女儿嫁给拉马。

“木呷哥，两年来的同学生活，你还不了解我所喜爱的人吗？”海乃瑛各嫫抖颤的话音里充满了恳求，“阿哥，你怎么不说话呢？”

“小云雀，你真好！”我心慌起来，不禁轻轻揉摩着咚咚跳的心胸。

海乃瑛各嫫焦愁的眉宇又舒展开了：“来，我的憨大哥！”说着，她从怀中取出一个象征定情的精心缀制的花格小荷包，套在我的颈项上。

“不，小云雀，这该给拉马部长的，我求你去爱他！”我忙取下荷包，塞到她的手中。我虽然从没对过象，更不懂得怎样去爱别人，但懂得这样轻率地接受海乃瑛各嫫送的荷包，比起去偷吃拉马部长饭柜头的莽巴还耻辱。“海乃瑛各嫫，你想，……我怎敢接受你的爱……”

“好了，别说了，安的石头心！”海乃瑛各嫫气愤地站起来，撕碎手中的荷包，捂着泪眼，朝屋里跑去。

“小云雀，小……”我追上前去，想拉住她好好解释一番。谁知海乃瑛各嫫“阿洋洋”地呼唤了两声，门边那三条大黄狗便纵身朝我扑来。我在慌乱之中忙解下查尔瓦，边挡边逃，那三条大黄狗一直把我撵到对面山坡的松林才放了我。当晚，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摸着夜路，鸡叫的时候才回到家里。

十多天后的一个早晨，听阿妞大嫂讲，门外有个媒人